李中丞公撫淮小艸序

余見中丞李公道父所爲公牘

暨鶴軒集若干卷撫淮小草若

干卷悉公所刊行其藏於家者

不與也今世士類實右鄉以詞人與

命於當世沾沾與瑣之理應爲

不濟而所為詞第不編其弊悅
一無當乎性情公獨閑深涉縣長
於諷諭之所行者之作詩是已乃
余讀公小草卷尤棟然三嘆為公
以弱冠之
郛方歛卅叶敦何莫之表而即

勇之當世之得失慎直臣史諱
上書指陳無人懷私之患猿斥矣
已以哉募
天子之慈雖以忤而以潤而直聲聞
乞六
主上旌哉之名為南儀曹 翔

蕩皋王魯為中丞子府淮陽
工之六公乃治滚而公不為之逐其
須中人以榷外之役衛
命四出已命作姦之人每城邑之海
內被其毒公之畫之憲以治宜
摧落

山陵於張筦榷以与民休息塞天
下望王朋以為然者公即矣治之不
少貸振擊窮之斥手握筆不
為旦夕害又屏不遑之境米時擄
薪之困其餘草道折之之循其
之患拜於鐵究其功甚大因請

召蒙中人隨人争杜禍源反後至
數千百言所時也
主上甚忻然交喜甚時未幾翻然
待於後者已禍發危巳不必論之
語不難拔隸當之嗚呼公之能言
5

天子之孤寄何必其人傳以稱主恩
臣直哉乎何其甚也自昔官監
捨埤社稷義行然勝之勢士大
夫稱説與甚士孰知能遇之亡
猖獗身當之衝觀氏之氣識知
會如膺歸之遇旨爲也而皇

悔無他此誠從容之長策而社稷之衛已去九任而一遠難以陳忠如壯而未諭難以語與公少以直言忤宰執放廢二十餘禩乃愈益發舒保之爲惟國之大計是圖眡士之一言賢若榮寵已而媒

和壽何如也主上明聖於公嘗一斥而即收用不無少抑暨知上心操持識度柄用公以廣太平之理嘗集其詩爲之序以發明公之本末而與士民觀之又知爲

主庇民之大業終屬之也

萬曆歲壬寅長至日

賜同進士出身南京吏科給事

中友人缘章祝世禄撰子書

撫淮疏艸序

進不佞吾鄉初備秩留臺時則修吾李公方為南納言云㠯公奉

上命撫治淮南北不佞適承乏防江之役得親覩公行事為詳一日公出奏草若干卷視不佞且屬

之序不佞既受而卒業喟然太息
曰友李公則誠古所稱社稷私埜
社稷臣者以爲悅在安社稷也者
如不幸微睹其不安之端兆首
疾而目蒿矣況食以及茶而寢若
刺然彼臣中国有所大不悅也且
百氣百計轉不安而爲安以爲臣
所大悅也我
國家二百三十季來薄海安於覆
于盂盛矣中間南北雖間有倭寇
之訌以勦執予然補僅及于疆
埸憂不在於社稷也而自須者

言利之臣進至
明主為之聽熒今遣數十中人於外
以賛責四方之入而此數十中人
者壅閼

上恩因緣為奸利各陰懸少年百
輩䑛之而親人肉於是海內嗷嗷

莫况臣生而社稷之隱憂伏釁
釀日深而不可測譚者謂此數十
中人之禍甚於昔日之倭虜而
當事者之難尚十倍於疆場之
臣何者彼為門庭之寇而此為
室中之戈彼之巢穴猶可擣而

此之城社熏灌之所不弦於也蓋今內自西畿外則剖帶之藩十有三其表裏所不整守土大吏亦靡不焦思極慮視四封如拂鼎而又所賜履之地北達青齊南盡江淮鳳泗

陵寢在焉方數千里皆天下根本要害處而中人之稅于徐于黃者醝于揚於礦于廬者句爪距手環向而錯峙公以一身獨戰群帥之角百方翦其羽翼折其齒奪其已甘之肉而方數千里得不委

於其緣喙者皆以力也居者於牲
安於廬耕者於牲安於埜四方舟
車而至者猶獸出塗恃以生
也孚澤挺鋤之衆以為勝為廣
為角為巢者逆館而不羽業以
讋阿之豫也而以之抗下觸雷霆

以其身試禍者亦至矣即今以年
明詔總大衆以之倭勇從事其勞
不過核尺籍伍符申以約束如
身使臂而臂使指戰勝于堂
上可也何至艱危若是哉凡以先
後所具疏無慮數十萬言其條

國家形勢述民間疾苦悃欵篤至大旨如洋劉向唐陸贄而慷慨激烈有加焉至公之心惟以社稷之為泰山為磐石而又懼其為累碁為覆隍其勢亟故民情危其思深故其語切讀者由其所以大不悅而其所以大悅者可知也

主上英喆雖弗快人讜激寔喜人忠直公犯其所弗快中其所喜滙揚臥治帝固有意乎黯者它日秉正當軸

國家終倚爲社稷臣
天子葵〻自今日矣
萬曆壬寅九秋旣望高安朱吾弼
序

撫淮小艸叙

嘗聞人主之患在不受言人臣之病
在不盡言不受言者忘其國者也
不盡言者薄其君者也人主樂受
而人臣好盡則綦隆之世不數淂也
惟人主咈而不受人臣盡而不倦嘗

竭其憂危悃款之誠思造宗社無疆
之福發其痛哭流涕之詞冀收感動
啟圖之益斯蓋臣之用心豈眷榮持
祿苟且塞責者可同日語哉余蓋於
大中丞李公撫淮小草重有感焉公
始爲郎已以直言顯當世士爭仰如
泰山北斗
主上亦深知中丞目爲社稷臣久矣迨今
淮北咽喉重地非畀臣莫可塡撫
而以屬之公出
上意特簡也公而挾疇昔宿望手第申
明功令振暢威靈去苛蠲煩獎廉汰

墨俾海波不揚滇池無警衽席一方
之元元斯亦奇矣由此雍容委佩需次
台衡公孤直旦莫耳即不有明諫顯
諍之烈亦足以標素漆青雄視百代
夫何庸子焦唇乾舌嘵嘵然耶
至上之弗樂為也噫嘻是豈公之用心哉

自礦稅擂雷民生日蹙茹毒飲恨之
兆庶奚難于一逞察徵貝畏瓦解土
崩之勢成矣
九閽嚴邃壅蔽滿前且有稱萬年之觴
謂時當極治太寧無足為吾難者
上固神聖其胡由知之衆方泄泄若燕雀之

處堂偉旦夕無事吾復哆口誚停會嘿固寵如國家大計何古有一言悟主能使好大喜功之君翻然罷已卒之轉亂為治易危以安成千載英辟之名則人主受言亦何常之有乎吾奚恐于導料吾君之必不吾聽坐視危亡而莫之捄也茲公之所為心耳今讀諸疏無慮數萬言大要在收拾人心凝祈天命惓惓以罷開採之役止無藝之征召還中使為萬姓請命于

上至以去就爭之必欲得請而後已及覆

閞導憂深論切雖觸當所忌諱紀

主之怒弗顧也令欽屈大夫賈太傅于九原聽之亦當慷慨悲壯豈持祿保位之具臣所能窺其際耶不佞璧屬公綱紀之下獲卒業茲編自惟曩者立在交戟曾弗能少有建明當公蹶一呹茲伏處蹶逖心郎怦怦然動詎能言孚

故特僭申片詞於簡末以託不朽庶幾蒼蠅附驥之義云爾曰文也與哉

整飭揚州海防兵備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陳璧拜手謹書

小草自叙

壬辰之歲余自晉乞歸來幾至於大故遂允有終爲之志臺省諸公謬相稱引於

朝

主上過聽起於田間于今又復六

年己亥八月受事茲土時值

多艱萬室如纍拮据赴之莫

能救藥小才大任其效亦略

可覩矣間有一二疏草關係

大政揭之司理請存之以志

歲月余不之拒也余亦從此逝

矣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余

上負

天子下負朋友度身度時惟欠一

去耳命之曰撫淮小草亥國

所謂處則為遠志而出則為

小草者也聊自自愧也亦自責
也又自哂也

萬曆庚子夏五月道甫李三
才自叙

撫淮小草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撫淮小草卷之一

關西道甫李三才著

奏議

報代疏

題為交代事臣先任大理寺左少卿萬曆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該吏部等衙門會題為缺官事等因奉

聖旨是李三才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海防提督軍務寫勅與他欽

此欽遵該吏部移咨到臣 臣隨赴鴻臚寺報
名詣
闕謝
恩六月初六日領
勅初八日
陛辭於八月十三日抵臣所屬境內徐州地方
即准前任巡撫鳳陽今致仕右僉都御史
李銑咨將原奉備賑救荒查催錢糧查理
班軍攢運大木查催料價督造黃冊

勅諭九道
符驗二道
令字旗牌六面副巡撫鳳陽關防一顆并吏卷
等項交送到臣當即祗領望
闕叩頭接管行事伏念微臣猥以庸流謬承
簡拔奔走徒久尺寸何稱備員棘寺猶慚平反
之末能進秩柏臺益惟隕越之是懼蓋鳳
陽乃
祖宗根本之重地淮揚實南北咽喉之要區既

冄以撫綏之權兼領夫海防之重光承
明命顯被
鴻私自頂至踵功歸
造化盡瘁鞠躬豈獲自已敢不益勵夙夜之誠
求效涓埃之報為此今將交代日期具本
專差承差吳洪齋捧謹具題

知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議留馬價疏

題為通計處以濟匱竭事行據整飭揚州海
防兵備按察使王之猷淮徐海防兵備副
使郭光復會呈奉撫按衙門劄案准兵部
咨前事內開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據南京太僕寺呈二十六年分廬鳳淮揚
四府共扣留馬價銀六萬七千兩充餉該
本部查得釜倭盡退事覺稍寧前銀應行
起解咨煩將原留馬價六萬七千兩自二

十七年正月起盡數解部菐寺等因又
准戶部咨為奉
詔查豁加派錢糧以蘇民困事內開四川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案驗山東清吏司案
呈照得東征以來登旅津遼淮揚等處
增設兵馬節經督撫衙門題
請俱於丁地內攤派原議事寧停止今島氛
蕩掃奉
詔宣諭諸因東征加派錢糧一切盡令所司
除豁務為存撫勿事煩苛欽此案呈到
部該本部看得先因倭奴猖獗武備當
飭不得不加賦以佐軍興今幸東事敉
寧物力當紓不容不節浮以蘇民困矧
明詔嘉與休息在所司亟宜奉行咨煩查允
係東征加派錢糧一切盡令除豁等因
俱蒙備行兩道會議通詳該兩道遵依
會查得江北淮南淮北各營官兵除舊
額六千六百七十三員名連船馬租料

軍火器械歲該銀八萬一千五百餘兩
查有盧鳳淮揚四府徐滁和三州舊額
軍餉僅足供用外惟自萬曆二十等年
以来因倭勢緊急節蒙撫按鹽三院會
議題
請沿海各營共新添官兵一萬四千八十四
員名共添戰馬一千三百二十四匹共
添戰船并雇募沙船二百一十一隻并
修戰船火器犒賞等項歲該餉銀一十

九萬七千六百餘兩節留鹽課漕糧關
税贓罰税銀馬價等項并各府增派賦
役軍餉通融零湊支給至二十四年東
事議封奉文為查解節留備倭銀兩以
濟邊費事要將節留前項備倭銀兩盡
數解部以是各營官兵凡有事故暫行
停補陸續清汰減撤蒙前任督撫部院
褚尚書會按鹽二院具題覆奉
欽依淮南淮北各營新增官兵除前汰減外

止准存留五千三百員名連船馬租料
廩犒歲該餉銀七萬二千九百餘兩仍
准留淮揚鳳三府馬價銀四萬七千兩
巡撫贓罰銀二千兩淮揚潁三道贓罰
銀一千兩各府州稅契銀二千兩淮安
醃切稅銀二百兩海船稅銀七百兩及
增派四府三州賦役銀二萬兩以足前
數嗣因二十五年倭警復熾該巡按周
御史巡歷海上目擊兵單具題為倭情
叵測內備當修敬陳江北戰守要務以
預防範事又該部院褚尚書會同按鹽
二院題為倭報十分緊急重地兵單可
虞亟
請增復兵餉以固
根本重地事題議增復官兵九千三百八十
六員名因請留鹽課漕糧未允止募完
官兵六千一十員名連船馬租料歲該
餉銀七萬四千六百八十八兩該兵部

覆
允廬州府馬價銀二萬兩戶部議留揚州關稅
銀一萬兩巡按贓罰銀七千兩其鹽課銀
兩不准留用續蒙前任巡撫軍門李都御
史蒞任之初會同按鹽二院題為募兵抉
餉憂在叵測懇乞
聖明速賜
允請以安兵心以裨海防事議將前項新兵不
足糧餉仍於鹽課內支用部覆鹽課關稅
贓罰俱止留一年以後要比照山東各省
量派丁地續該三院具題戶部覆奉
欽依加派江北四府三州各所屬丁地銀五萬
四千六百八十八兩自二十七年起派徵
遵照訖今蒙戶部查豁加派錢糧兵部取
觧馬價該兩道會議湊兵餉迺
國家重務去留繫地方安危顧議撤議銷尤
宜審處頃自東倭報警以來淮揚寔為密
邇

陵京保障漕運咽喉非他處比故節蒙前督撫
部院會同按鹽各院議增兵將計處餉銀
以備不虞以固此重地耳嗣緣封使一遣
遂謂海上輯寧一時取觧銷撤為宴安無
事之圖不旋踵狡夷告變沿海戒嚴倉皇
犇召募船除器又為臨渴掘井之計長慮
却顧似不如是往事如斯可為殷鑒邇者
島寇雖云退歸變幻乃其常態試觀今日
情形恐難保其不犯矧地方鹽稅横征商
民歛怨擽時度勢殊切隱憂若因節餉而
遽爾撤兵似非萬全之策况易聚難散之
衆一旦使之盡去安保其能帖然無事乎
但令二部取觧方急閭閻物力宜恤則調
停次第之舉又不容不酌處於其間者為
今之計合無以後凡官兵事故且暫停補
仍嚴簡汰之法但有老弱不精技藝未諳
者盡行单去假之歳年不但餉可省而兵
亦可銷又恐管兵官有缺不以寔報莫若

歲限以數定以六年為期漸次清汰直至
舊額而止似於銷兵減餉之意既淂而於
防患弭亂之計亦寓矣雖然両道猶有說
爲倭酋為謀叵測近聞其造船置器如故
仍欲狂逞倘我之備禦稍疎則彼中乘隙
而起濵海遼闊在在可虞槩依遞減之法
則六年之後各營無一兵防守矣豈不可
寒心抑若果真心謀
國不為目前苟且之圖而為將來計萬全似

當仍留勿撤俟二三年後果警報大盜海
宇淑清方行議銷尤為妥當等因會詳前
任撫臣李鋕覆加酌議淂陸續新添官兵
節留馬價贓罰各稅并派丁地軍餉雜以
畫減且歷陳江北沿海一帶極為遼闊倭
雖退歸未可信為盜息鹽稅二使橫肆内
地未可撤兵之時且見往歲騷然撤兵禍
變立見不淂已照依各道所議自萬曆二
十八年為始以六年為期每年遞減而止

巳經會議咨達戶兵二部去後萬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該臣接管准兵部咨覆馬價錢糧係本部正額往因倭警告急暫留充餉此非一定之例今幸釜倭還巢兵三之議奉

旨停止復議留餉遞加起解盖淮揚雖南北咽喉兵難遽撤芻糧係司農正額餉難混留相應咨催煩將前項扣留馬價六萬七千两自二十七年以後盡行差官起解其本處所留兵馬糧餉徑行戶部處給等因准此本年九月二十日准總督薊遼軍務經畧禦倭尚書邢玠咨據總領水兵總兵陳璘呈稱各營兵船皆係應召而來今皆歷有戰功允宜安插營伍仍乞移文各撫院發還舊地哨守即係各處召募亦收入空缺營內食糧防禦等因咨煩將狼山營官兵發還舊地哨守即係各處召募願歸農者歸農不願歸農者行令候缺查補又准

經理朝鮮軍務都御史萬世德咨開各該
官兵奉調征倭已收蕩平之功今議班撤
回鎮發還舊地哨守并收入空缺食糧一
節當念其久戍外國戰功勞苦亦應准從
查得狼山營係屬江北咨煩查照等因准
此隨據東征千總殷尚質丁寅呈報撤回
官兵一千二百七員名沙船三十九隻見
今住泊通州修艌聽候分布據此俱經劄
行揚州海防兵備道查照作何安插有無

舊地發還哨守不願歸農者有無候缺查
補務要處置妥當去後先該臣於本年八
月内受事以來即詢諸地方道府各官講
究兵食之計畫議地方事宜僉謂淮揚重
鎮江海要津鹽稅横徵人心反側遞撤遞
減之說不過圖塞目前而已明年春汛未
可弛防兵數衆多未可驟汰則前項取解
馬價豁免丁地尤當從長議處該臣謹會
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安文璧馬從聘議

照江北地方幅員千里寔為漕運咽喉
留都門户而鳳泗
陵寢尤係
祖宗根本重地嘉靖間屢被倭寇犯境極稱要
害之地後緣承平止留官兵六千六百有
奇萬曆二十年以来關酋大肆狂逞分兵
侵犯朝鮮而遼東天津山東登萊告急淮
安沿海贛榆海州切近山東與朝鮮對馬
島相望先後督臣增兵萬餘遂緣東封事

成紛紛議為撤兵之舉止存新兵五千三
百員名仍留淮揚二府馬價銀二萬兩鳳
陽府馬價銀二萬七千兩巡撫贓罰銀二
千兩淮揚頛三道贓罰銀一千兩各屬税
契銀二千兩淮安醃切税銀二百兩海船
税銀七百兩加增賦役銀二萬兩總計七
萬二千九百兩充餉至二十五年倭奴背
盟復陷閑山警報孔棘羽檄交馳該撫
按諸臣建議添兵九千而餉難措處止台

完六千一十員名復議留廬州府馬價銀二萬兩揚州關稅銀一萬兩巡按贓罰銀七千兩鹽課銀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後因關稅鹽課巡按贓罰俱止留一年又議自二十七年為始於廬鳳淮揚四府徐滁和三州丁地内加派銀五萬四千六百八十八兩以抵之總計前後所增官兵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員名所留兵部馬價六萬七千兩戶部稅契各稅贓罰五千九百

兩前後二次加派丁地七萬四千六百八十八兩節該戶兵二部行文釜倭退歸查豁東征加派錢糧取解原留馬價故前任撫臣李鋕議為遞減之法六年而止今兵部回咨仍欲將原留馬價自二十七年起解比臣謀諸地方諸臣共謂遞減之說實屬遷就目前原非經久之畫盖以部文嚴切不得已而為之詞耳夫淮揚咽喉南北號為重地自昔人人知之沿海地方極屬

遼闊前後撫按諸臣歷歷陳之臣何容復
贅第臣愚適承乏身當其局計料安危
揆度時勢有不能已於言者淮揚海岸極
稱廣遠並無山谿之險名為財貨之藪昔
年倭奴垂涎此地大肆蹂躪今新舊官兵
不滿二萬即分布防守猶落落如晨星明
年春汛伊邇狡夷之性尚在叵測萬一復
犯朝鮮風帆任其所之東北風一作不崇
朝而抵海贛安東鹽城之境矣此猶外患

也猶蓄艾撤桑之計也至如理鹽中使駐
劄揚州而沿海通泰淮安三十鹽場數萬
竈丁袖手罷煎計無復之嚚然喪其樂生
之念抽稅中使一駐儀真一駐徐州而長
隨原奏人等虎噬狼吞家剥人削閭里驚
騷穀然時起偕亾之嘆此等愁苦此等景
象允當一逞姑待時耳況兩中使所徵財
貨悉貯此中悖入悖出不奪不饜此尤愚
民之久欲甘心者一旦竊發將何以制之

即如前日揚州強囚反獄若非官軍併力
呂脩先登則窮賊攘臂一呼海上亡命無
不響應刧庫殺人禍不知所終矣即
朝廷雖散內帑百萬募士擊賊以安地方不
亦晚乎且兵部所取馬價六萬七千兩計
銷兵五千五百餘名則每營當銷其半恐
一旦驟汰窮迫之衆束手無歸欲其寂然
無譁得乎此往歲薊鎮之譟滇南之變可
為殷鑒者也竊謂當今時勢可虞愚民當

萬倍於狡倭防民當萬倍於防海真所謂
腹心之患眉睫之憂言之心寒談之色變
皇上萬幾之暇凝神靜思當不待臣詞之畢矣
況淮安揚州並稱重鎮泗州鳳陽更屬
陵寢雖海內熙然四民樂業猶當念
根本重地咽喉要區厚集兵馬以拱衛之彈壓
之而況外侮內憂種種若此柰何習瞬息
之無事遂忽經久之永圖以一旦纍卵之
不危而遂謂萬年泰山之可安我兵部原

行將馬價六萬七千兩自二十七年起解
而官兵按月關支已用過三分之二業已
無從起解又謂本處所留兵馬糧餉徑行
戶部處給今
大工需財甚急司農告匱凡各屬庫藏搜括殆
盡又將何項抵補經略禦倭軍門經理朝
鮮衙門更以撤回東征官兵一千二百餘
名沙船三十九隻咨回安挿但此輩久戍
外國歷有戰功遣之歸農則稱聽候分布

而業無農可歸留之哨守則當處給月糧
而寔無糧可給無米之炊誠巧婦所不能
辦者夫時議撤兵而經畧且欲增之兵時
議減餉而各兵且當增之餉是以臣日夜
焦思計無所出遞減之說既屬難行惟今
只有視海上警報之何如本境人心之何
如以為撤兵之定準耳倘明春及秋內外
寧謐南北無虞則議減議留從實酌處允
不敢虛糜軍餉上虧

國儲下竭民力自取誅

國不忠之罪因時制宜之策似無逾於此者合無將二十七年兵部馬價六萬七千两今既用過三分之二仍留充餉免其起解俟明年春汛視其警息稍緩并商民竈户安堵如故即自二十九年為始盡行解還其户部項下巡撫贓罰二千两名雖濟邊而防倭即是邊務三道贓罰一千两各屬稅契二千两淮安醃切稅二百两海船稅

七百两俱係本地搜括修理戰船防汛官兵之用原非濟邊之數以上共銀五千九百两仍俱照舊留為備倭支用二次加民丁地充餉銀七萬四千六百八十八两亦必俟內外緩急以漸豁免東征撤回官兵一千二百餘名俟揚州道查議至日另行計處伏乞

勅下户兵二部酌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就近議補縣官疏

題為衝繁災地正官久缺酌議就近陞補以免廢墜事會同總理河漕工部左侍郎劉東星巡按御史安文璧巡鹽御史馬從聘議照淮安府桃源縣設居沿河極為衝疲連年水旱災傷民多流徙知縣劉體乾自舊年六月内該前任按臣周盤復
命參論降調迄今年餘尚未銓補徐州豐縣當黃河上流之衝積歲沮洳尤苦河役知縣

鍾世章自今年二月內該河臣劉東星甄
別年終河官參論迄今八月亦未銓補顧
桃豊二邑誠屬孔道素稱凋瘵者即今漕
糧之交兌𠉀期河道之歲修方舉所藉於
正官調劑撫摩更喫緊也然須得久於地
方真知其賢者方克有濟及查淮屬海州
判官劉邦傑由舉人原任湖廣綏寧縣知
縣降調委署桃源印務計已年餘安靜不
擾深得民心山東濟寧州判官羅一夔由
選貢註選管河疏濬多勞屢經薦剡此二
官者幹濟既優若就近陞補桃豊二縣知
縣員缺譬如駕輕就熟必能政修職舉地
方相宜羣情允協相應會
題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覆議上
請速將二官就近陞補前缺庶地得人而政
務不廢矣緣係衝繁災地正官久缺酌議
就近陞補以免廢墜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糾劾有司疏

題為糾劾不職有司以撫彫殘以肅吏治事
臣欽奉
簡命拊循江北第地當南北之衝且頻年災沴
軍興河患無日無之民不聊生真有不忍
見聞者思所以拯救撫摩固非責之守令
不可蓋守令職在親民善則民受其福不
善則民受其敝若貪劣無狀恣肆不檢則
民生何賴爲是以臣入境之初夙夜未遑

廉察吏治惟恐不及盖仰體
皇上恵養元元之盛心少盡臣職萬分之一也
所有一二貪肆有司不堪長民者謹會同
巡按御史安文璧巡鹽御史馬從聘據實
為
皇上陳之訪得睢寧縣知縣譚廷珂才既闒茸
性更糊塗遇事漫無可否惟吏書之是憑
待下全無仁恩總囊槖之是計一派秋米
五百餘石給散與長夫食用扣工食銀二

百餘兩皂頭施敬義官楊朝相等證一徵
收鞭銀加二火耗多收銀三百餘兩遞年
沈相花户梁田等證一徵收鞭銀每次得
寛限銀三十兩張世傑張至孟過證一侵
扣運歸仁石塊銀二百餘兩工房書手周
俊扣送埠頭張仰坡等證一查湖中魚船
五百餘隻每一隻索銀五錢堂書張至孟
管收船户王文學等證一扣除本縣民壯
一百五十名每名扣銀二兩四錢民壯頭

朱存仁等證一受軍犯甯錦銀三十兩不行追贓起解本人證一每日投文放告不論原被人犯俱問老不應仍罰稻二三十石不等刑吏胡汝珍栁門子知證一李友忠因女嫁鍾佳瑞湑產病死刑吏胡汝珍門子劉應元指稱過送詐銀一百兩事發淮安府見問軍徒招詳一本縣汪主簿被盜拏獲薛登等聽伊仇攀良民魯尚志等到官夾打幾至喪命魯尚志等證一跡虞

致強盜薛登等六名越獄止拏獲三名乃縱快手郭策李選等濫拏無辜平民拷詐楊桂等證一邳州拏獲造言惑衆道人四名本官嚇要同會銀一百兩但有喫齋者差人訪拏闔邑不寧此一臣者到任業及年餘邑小而膏脂已竭守官大騰物議人窮而怨恨滋深桑榆既晚溝壑難填罷有餘辜民亦何罪所當照不謹例革職閑住者也江都縣知縣王家瑞性僻而愚行乖

而躁心頗誠篤顧學步於儇佻之流才實
庸常乃效顰為豪放之舉一謂其文移任
意寢閣提人犯經月不到衙役因而窟穴
其中者一謂其到任後稱門子蠢愚將在
京舊用小唱劉三名繼芳換來使用並不
關防者一謂其以衙宇不潔將家眷移住
顧鄉宦花園本官在縣與劉繼芳留宿後
堂者一謂其見糧吏顧承聘年幼即改充
庫吏禮書葛乃賢色美改為後堂書辦者

一謂其於縣堂西首起造花園拆毀庫吏
公廨凡木料磚石取之鋪行分文不給價
值者一謂其類考生童將生員卷通學全
送者一謂其類考童生見年幼者面加稱
賞年長者輒行面斥者一謂其以吳邦俊
少年美貌文理不通遂取首卷致提學御
史把卷驚訝者一謂其在書院閱卷喚進
年幼童生三四人各賞紙筆以致衆童嘩
然開揭各處投遞者一謂其考取童生多

送四百三十名致知府等官撫掌太息者
一謂其聽信奸民李化等於苦稲白塔二
河告批執照許其挑盤竹木過壩致操江
都御史行府覆查加責禁革者此一臣者
年猶青壯守未大疵但事體不諳狐鼠恣
其憑藉之奸舉動多舛衣冠傳其淫縱之
醜無禮義以肅官常何顏面以立民上然
蒞任未久簡僻或宜所當照不及例調用
以觀後效者也再照撫按諸臣監臨一方
吏治民生最其先務如舊年按臣周盤之
論桃源知縣計令一年有餘河臣劉東星
之論豊縣知縣計令八月有餘率皆
留中未下在諸臣亟欲進賢退不肖計安斯民
以稱
皇上委任至意今乃久而不下舊者既去新者
未來萬家之邑閭若無主是本除民害益
滋民擾即如天長縣知縣江楫近被巡漕
御史論劾誺縣愚民遂千百成群圍繞縣

治肆行噪亂莫敢誰何非臣火速傳檄嚴
諭解散則無知之民始於報怨敢行無禮
終於懼罪計無復之幾何而不貽地方以
不可收拾之禍耶令臣等所論二臣皆訪
之道府朵之士民種種的據方爾
上聞伏乞
皇上速賜
上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

請將譚廷珂單職閑住王家瑞量行調用別選
賢能以充斯任庶災疲慰望雲之想冠裳
無掃地之誚矣再惟江都一邑舟車輻輳
商民雜遝況鹽稅二使盤據於中調停處
分騈為艱劇比之睢寧萬有不同非浮精
明強幹素宦其地者鮮克堪之蓋其勢然
也近訪臣等共查鹽城縣知縣劉之沂到
任年餘賢聲四起豈弟既足以宜民勤敏
又足以集事似宜就近調繁江都一則衝

邑無曠廢之歎一則疲民免迎送之擾計
之便宜無過此者統乞
聖明裁定行臣等遵照施行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停止廬州開礦疏

題為廬州逼近
皇陵不宜開礦敬繪圖以
進懇乞
聖明亟
賜停止以光
聖孝事臣於本年九月內准南京户部咨該大
興左衛中所百户王遇桂具
奏奉

聖旨這奏內南直隸寧國池州府等處舊產銀
礦封禁開採有裨國用准差南京守備司禮
監太監邢隆劉朝用不妨原管事務帶管督
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
銀两觧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
遵備咨到臣該臣會同按臣安文璧當即
劄行潁州兵備道查勘隨據該道兵備僉
事楊繼先呈據廬州府知府龔廷賓申稱
竊照百戶王遇桂具

奏議於南直隸寧池等府開礦併及廬州但
事關
國脉利害忝有守土之責者不敢不以預言
廬屬州縣多係水田惟六安霍山二州縣
與鳳陽府霍丘縣連界巉石嵯峨間有坑
洞相傳為礦去
皇陵僅二百里洪武初年設六安衛官軍防守
嚴禁開採是我
太祖之為

皇陵慮何深遠也萬暦二十三年水渰泗州
祖陵議欲由廬州開河洩淮水於巢湖以達於
江而識者謂
皇陵過脉之地
聖子
神孫鍾靈毓秀一有差失萬死莫贖是以中止
由此觀之昔日且不敢以泗
陵之渰以洩
皇陵之氣矧今日可為不急之役而遍鑿諸山

以斷來龍之脉乎萬暦二十四年間有啓
事府録事曾長慶妄以己意疏
請霍丘六安之間可以開礦奉
旨下部該户部覆議謂廬州去
皇陵不遠恐傷來脉題奉
欽依停止在卷是當事諸臣皆知其萬無可開
之理第不察氣脉之自來則不知利害之
最切用是畧敘來歷以便觀覽按
皇陵龍穴自岷山發脉蜿蜒而來江界乎南淮

界乎北由英霍至於舒城復起少祖之山高矗連雲名曰猪頭尖折而左則為武涉諸山而盡於六安折而右則為麃起諸山由廬江無為而盡於裕溪江口其中抽一枝則為紫蓬鷄鳴諸山横亘合肥而為遠障澓衍百里起平頂大紅諸山雄峙定遠而為近障仍出洋三十里方結禁穴以鍾

王氣而肇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以鳳凰山為案濠梁為水口如巢如和皆其後托而如淮如揚則其餘氣也譬人一身丹田其結穴之處而咽喉其過脉之衝咽喉受傷則呼吸不續而命蒂其能固乎夫

國家之根本在

皇陵而

皇陵之過脉在廬陽舉事一不當異日誰任其咎即今北直隸地方凡聯絡

天壽諸陵如昌平州居庸關等處週圍三百里

外礦不敢開則
皇陵過脉之不可開礦尤彰明較著矣合無具
奏停採則
聖祖在天之神靈以安
國家萬世之基本永固而臣子忠愛之誠心
克慰
聖上仁孝之大德足以綿綿
國祚鞏金甌於無疆矣抑以
明旨森嚴業有成議本府自當奉行而他日罪

有攸歸毋謂本府今日不言也等因呈詳
到道為照開山採礦以助
大工固當今急務然
陵寢所在為根本重地亦干係匪輕今廬州與
鳳陽連界去
皇陵僅二百里廬屬諸山皆
皇陵過脉先年因泗州
祖陵水患欲於廬州開河洩水曾經多官勘議
寔與

陵脉有妨遂爾中止今欲鑿山采礦未免有傷
來龍該府職在守土是以不敢不言既經
畫圖貼說前來請乞會議題
請停止等因呈詳到臣該臣復會同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安文璧看得百户王遇桂所
奏寧國池州等府開礦必及廬州六安等處
但六安山聯絡鳳陽僅二百里許山川磅
礴
王氣所鍾寔我

太祖龍飛之地
皇祖肇基之所
根本重大
聖子
神孫千萬世不拔之業也故鳳陽為江北首郡
不設城垣六安礦洞洪武初年設有衛所
官軍以防禁之盖俱以
皇陵為靈秀所鍾不敢擅興工作不許擅行開
采何其慎也萬曆二十四年間録事曾長

慶安
奏六安霍山可以開礦隨該户部
題議六安距鳳陽
皇陵不遠恐傷
王氣來龍之脉故亟
請停罷萬曆二十五年間泗州
祖陵被淮水淹浸議者欲開廬州支河洩水亦
以風水妨礙而止其慎重
陵脉類如此即百户王遇桂亦明知此事重大

干礙不小故於
奏内亦不敢明白開具而條陳枝蔓之語乃
稍稍及之此奸人之朦蔽
天聽而敢行無禮如此臣等謹將地界之聯近
龍脉之來歷繪圖進
覽伏望
皇上仰思
祖宗培植之意
俯察歷年議罷之由

勅下户部将六安山採礦事情
早賜停止仍行南京守備一體遵守庶足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而綿
國家無疆之祚矣雖然此猶以神道之幽遠
者言也此猶以風水之杳冥者説也若臣
等之愚則尤有明白正大進於地脉之外
超於術數之先者更為
皇上陳之夫
皇上所嗣者

太祖高皇帝之大統也所守者
太祖高皇帝之家法也
太祖高皇帝純孝格天尊重
陵寢鳳陽不設城垣矣六安不許開採矣
聖德
神謨洋洋如在固
孝子仁人所當萬世欽承者
皇上前日特未之知耳今臣等既言之矣
皇上既知之矣臣愚竊意

皇上必將以
太祖之心為心
太祖之事為事僾然若覩松楸淒然若見羹墻
沛爲下
明詔罷礦役當有不俟終日者此其因心之孝
感而遂通觸而即應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何俟臣等之喋喋执而區區形勢之斷續
風氣之聚散則又在可畧矣臣等不勝翹
跂待

命之至緣係廬州逼近
皇陵不宜開礦敬繪圖以
進懇乞
聖明亟
賜停止以光
聖孝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并將
皇陵山川圖說一幅專差承差蔡宗齋捧
進呈
聖覽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朝廷開采礦務原為裕國愛民德意朕心

惓惓敬

天法

祖豈敢令其逼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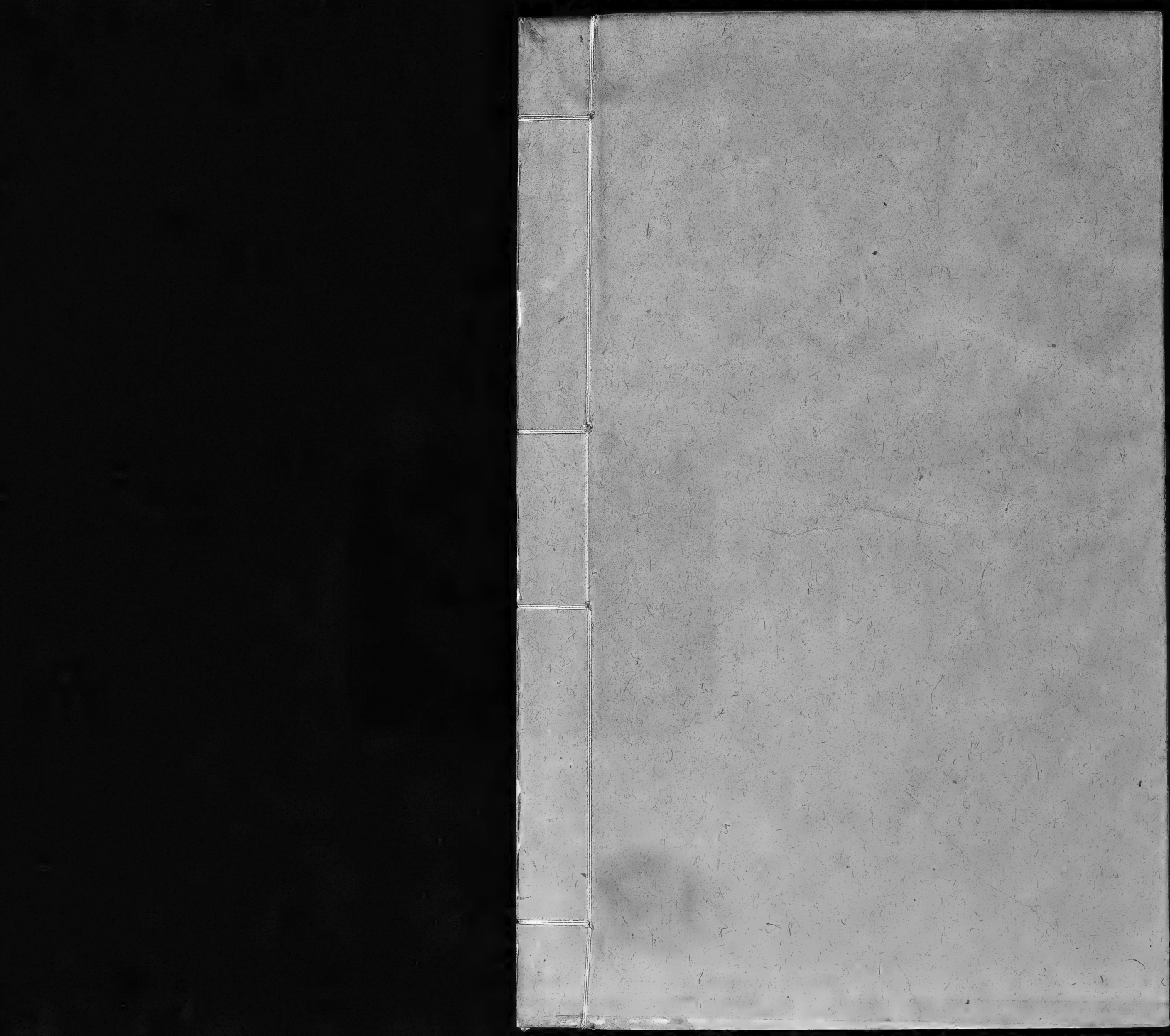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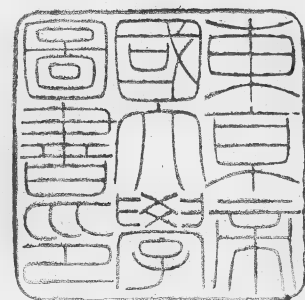
皇陵而徧鑿諸山以斷來龍之脉乎這本說淂

是泗州鳳陽并南京及湖廣但係附近

皇陵地方山場聯絡龍脉遵照

天壽山禁例不許擅行開采以洩靈氣如有不

遵的着欽差內官嚴拏衆奏依律治罪該部

院知道欽此

州官患病疏

題為州官患病難痊不堪供職乞

准休致并速銓補以安災地事先據揚州府高

郵州申准知州吳一龍關稱見年四十歲

江西撫州府崇仁縣人由選貢先任山東

東昌府濮州朝城縣知縣陞授今職於萬

曆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祇奉

命而來茲冀觔力尚堪鞭策迺至止而不暇覺

精神日就困疲矧有根之痰火旋復侵尋

而鮮效之方劑徒煩攻治伏乞俯矜衰朽
速賜歸休等因備申前來隨經批行揚州
兵備道查勘去後今據該道按察使王之
猷呈稱行據揚州府查勘得知州吴一龍
才守兼優克勝煩劇偶以痰火復侵遽欲
亟行回籍情詞迫切誠為可憫令查別無
違礙相應俯從休致等因到道又經本道
覆查本官委果真病乞休並無詐託情弊
合無准令致仕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安文璧看得高郵州
知州吴一龍心性正直事體諳練祗因痰
病侵尋調攝未愈既經該道勘實原無規
避例應准其致仕回籍以便調理再照該
州素稱災疲地最衝要河隄之修築正興
人民之貧困更甚料理撫綏全在得人伏
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將知州吴一龍照例准令
致仕回籍遺下員缺遴選才幹官員速為

銓補勒限前來任事庶官守不致曠廢而
疲民有所倚賴矣緣係州官患病難痊不
堪供職乞
准休致并速銓補以安災地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縣官給由疏

題為遵例考覈給由縣正官員事案查先據
滁州來安縣申准本縣知縣曾涞關稱見
年三十七歲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由舉
人萬曆十四年三月十九日除授直隸廣
平府清河縣儒學教諭十六年五月初八
日丁嫡母憂回籍守制服滿赴部十九年
八月二十一日復除順天府霸州大城縣
儒學教諭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陞授直

隸延慶州永寧縣知縣本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任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實歷俸二十箇月零四日丁生母憂回籍守制服滿赴部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復除今職本年七月初一日到任扣至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止又歷俸十五箇月零二十六日連閏通前共計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由備申前來隨經批行潁州兵備道查勘去後續據該道僉事楊繼先呈稱遵行滁州及直隸延慶州永寧縣查勘得知縣曾淶前後兩任月日委果相同任內並無公私過名粘帶不了事件兩縣經管一應起存本折錢糧俱經徵解完足十分積蓄稻穀折責引鹽俱各逾數過額農桑等項六事保民實政五事俱已修舉收支賦罰明白清勾軍士原未奉单無憑起解別無違礙應准給由考滿等因造册呈報到臣　卷查先准吏部咨為酌議考課之

法以肅吏治事今後府州縣正官給由免
其赴京聽撫按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冊差人齎繳其稱
職經薦應得
誥勅命者照例
請給又為邊官歷俸已深偶因公務改調等事
今後考滿官不論前後歷任月日多寡俱
得通理各題奉
欽依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隷
監察御史安文璧考覈得來安縣知縣曾
淶才能馭下政復宜人稱職除行本官照
例復職管事造冊差人齎部外伏乞
勅下吏部覆加考覈施行緣係遵例考覈給由
縣正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蔡宗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撫淮小草 卷之一

方面患病疏

題為方面官員患病乞休照例代

奏懇

賜回籍調理事據整飭揚州海防兵備浙江按察使王之猷呈稱本職自本年四月內到任至今兩感痰火已於閏四月內乞休蒙各院勉留不得已出視事者累月既而妻室物故傷感成疾復於十月內乞休又蒙慰留但病勢纏綿日復一日迄今匝月尚

未痊可近復患驚悸怔忡延醫張應元等胗視僉謂元氣委弱乃陰虛火動之證必須屏去公事靜攝方可奏效但本道百務攸萃又當勵勤多事之秋一切江海防禦兵餉調度河務刑名莫非專責杜門月餘竟無廢事且家無主婦子女伶仃一心以奉公又一心以內顧欲養病則難急公欲急公則難靜攝而地方緊要之務有須面陳及面自發落者寧可臥治耶乞准照例

請另選強幹者代任早歸一日即可靜攝一日

題

等因據此簿查本年閏四月初六日先據該道呈稱赴任舟中感受風濕之證奔走瓜儀淮泗之間痰嗽大作病入腠理痰中帶血病勢愈增氣體愈弱乞准休致仍委別道署事十月初四日又據該道呈稱先因水土不服奔走過勞吐血氣喘形容枯瘦遂至臥床具文乞休不蒙轉達延至九

月不意妻室病故悲哀過甚風疾復發日
夜不寧飲食盡廢病而愈病道務益廢懇
念情非虛假特為准
題休致等因俱經批行在任調理痊可即出
視事去後今本官復呈前來詞益迫切歸
念已堅難以力挽卷查先該都察院勘劄
為申飭告病事例以明臣職以安地方事
該吏部題通行各省直撫按官凡在外官
員告病乞休照依舊例將本官經管事務
別委相應官署印即為代
奏本部訪其素履酌量題
請等因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在卷今據前因除查委別道帯
署道事外該臣會同總理河漕工部左侍
郎劉東星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安文璧議
照按察使王之猷忠孝傳家真誠任事力
足遺大投艱才堪振綱肅紀自今歲四月
到任以來鹽稅多事而調停淂宜海防戒

嚴而區畫不爽矧因奔走急公勞瘁太甚
以致痰嗽交侵氣體似弱近復以亡室之
故悲慘過情遂爾疾勢愈重必須靜攝可
望速瘳第該道所轄地方最號衝繁百事
攸萃即今鹽稅二事闔境騷然全在該道
調停安輯兵部不允馬價充餉須在該道
親行點汰至如東征撤回官兵無處安插
聞在各港汊窺伺為奸沿海災疲不逞之
徒出沒江海非興販私鹽則糾夥盜刼狼

山總兵以西事調赴川貴沿海僅有二三
守令與一二守把之官狼山與日本對馬
島相望轉盼春汛且至與夫一切河務刑
名種種重大事體皆該道所當身親料理
時刻不可延緩者若不速行推補則下無
所承上無所因無論廢弛悞事倘一旦有
意外之故其誰彈壓之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合無准令本官致仕回籍
調理遺下員缺另選才賢即時銓補仍嚴

行勒限前來速令任事庶春汛不悞而道
務亦克有濟矣再照本官年資正強才猷
克壯遽爾投閒不無可惜合候病痊起用
以副
皇上憐才至意通候該部酌議
上請臣等不敢擅擬緣係方面官員患病乞休
照例代
奏懇
賜回籍調理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
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按臣患病疏

題為憲臣中途患病乞
賜放歸調理事據直隸揚州府申奉臣批據江
西南昌縣民劉明具狀告稱義父劉曰梧
由進士任浙江道御史奉
命差往蘇松巡按事竣得代時以痰疾舉發具
疏乞歸得蒙部覆寬限沿途調理復
命當携醫藥就道亦冀漸次痊可勉強前進乃
緣稟氣孱弱一生狗馬積勞之後愈甚狼

俱夜不安枕食不愈合者數月今於十二
月十六日行至廣陵驛更覺沉重醫人胗
視皆謂元氣虛薄心血耗竭原非旦夕所
致安望時日奏效即令神畜氣短日就尫
羸若非習靜攝餌勢必委頓窮途只得懇
乞代
奏俯容回籍調理等情奉批仰揚州府查勘
詳報奉此隨令醫人張大賓陳一山前去
御史劉曰梧患病處所診視委果病症沉

重急難調治并具不扶甘結回報到府備
申到臣據此卷查萬曆元年准吏部咨該
科臣具奏本部覆奉
欽依凡兩京大小衙門官員中途患病者必須
所在撫按官覈實具
奏方與准理等因欽遵在卷今據勘報前因
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安文璧看
得御史劉曰梧奉差蘇松巡按事竣已經
交代患病乞歸該吏部覆

題寬限沿途調理復
命令行至揚州地方疾勢沉重既經缺府勘結
明確委非詐託相應照例會
題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
請准令本官回籍調理庶令日生全可望方來
圖報有期緣係憲臣中途患病乞
賜放歸調理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
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議助川貴兵餉疏

題為楚滇助餉勢難如期懇乞

聖明下部別處以濟軍興事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兵部差千户詹永祥齎投咨文前事内開准巡撫貴州都御史郭子章揭稱募兵征播在楚以方用兵勢不暇助在滇以帑空竭勢不能助而閩粤之餉又在有無之間乞要於實有積貯省分別為處給本部題覆兵與餉從來相須必

集餉以待兵未有兵集而待哺者除處餉
事宜聽户部覆議外近該都察院覆議户
兵二部處餉事宜該兵部催觧鳳陽馬價
十萬兩廣西桂梧二府各勸借十萬兩已
奉
明旨若道路遷延或爭執不蘖貴州然眉之急
其何能濟伏乞
天語叮嚀鳳陽兩廣督撫務以播事為自己之
事播惡為自己之讎川貴之急如自己之
急傾囊倒庋亟相救援容馬上差官星夜
催發以濟倒懸之苦等因奉
聖旨川貴待餉甚急你部裏便馬上差人星夜
嚴催鳳陽廣西如數觧彼濟用不許執留遷
延悞事取罪還立限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前
來照依題奉
明旨事理將該直前項餉銀一十萬兩作速委
官解赴四川定限次年二月十五日解至
軍前應用毋視泛常致悞軍機仍將發過

日期委官姓名一併咨部查考施行等因
本日又准户部亦咨前事内開准兵部咨
題奉
明旨解助川貴兵餉合咨前去煩將鳳陽馬價
銀十萬兩督行該府星夜差官限次年正
月終解赴四川軍前應用如違定以違悮
軍機參究施行等因本日又准兵部咨為
餉事孔棘僕議非經懇乞
聖明垂察以濟時艱事內開該都察院會同户
兵二部議將兵部鳳陽應解馬價銀六萬
七千兩再將鳳陽來歲應解折色銀三萬
三千兩共十萬兩又查將廣西梧州府庫
貯銀借二十萬兩以足三十萬之數暫濟
川貴緩急等因題奉
聖旨既會議停當這兵部錢糧准借發川貴用
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速為查照施行等因
准此案照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准兵部
咨為通計處以濟匱竭事內開該本部題

覆鳳陽巡撫李三才巡按御史安文璧會
題復留廬鳳淮揚馬價六萬七千兩抵充
留戍糧餉本部覆議縱淮揚有留戍之兵
當於户部請餉據稱二十七年廬鳳淮揚
馬價三分已去二分應於户部應解錢糧
扣補六萬七千之數勒限解納及查户部
錢糧在淮揚者鹽課漕折關稅等項每年
數十萬係應解户部正額今留戍兵馬糧
餉係户部應出正支以正支而取給於正
額計無善於此者前項馬價銀六萬七千
兩實難允留自二十七年正月起火速差
官起解如係户餉借用若干即於淮揚應
解錢糧内照數補足通限年終到部等因
題奉
聖旨是囧庫見今匱乏着撫按上緊催解不許
違悞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煩為欽遵查照施
行等因到臣該臣随經劄行揚淮二海防
道遵照一面查汰各營兵馬一面將淮南

淮比各營官兵用過糧餉查於户部何項錢糧扣還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准户部咨為通計處以濟匱竭事内開該本部題覆鳳陽撫按會題議將二十七年兵部馬價銀六萬七千两今已用過三分之二仍留充餉其户部項下贓罰税契船税共銀五千九百两照舊仍留備倭二次加派丁地銀七萬四千六百八十八两以漸豁免相應依擬其支用馬價銀两兵部要將本部京庫折銀抵解似難允從今於彼中從長議處抵還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又行揚淮二

道查照先後

欽依事理遵行去後至今尚未報到銷數目前來查得馬價六萬七千两不准充餉計銷兵五千五百餘名酌量裁減戰船戰馬方可抵數時已歲暮未即銷汰盖以召之甚易散之甚難選擇酌處頗費心力又川

貴總督李化龍咨行湖廣撫臣支可大調
動淮揚備倭官兵近萬赴偏橋地方應援
兵部亦行文到臣衙門酌議事在喫緊該
臣牌行揚淮二府推官親詣淮南淮北各
營點驗於長中取短汰革三千挑選精壯
者二千餘名并東征撤回安插一千二百
內挑選五六百名共成三千一營適狼山
副總兵王鳴鶴調赴貴州婺川絫將順委
統領前去亦以見共濟之誼又以寓銷兵

之計但今兵部差官守取鳳陽馬價六萬
七千兩前赴四川但此項江北充餉馬價
並非鳳陽一府所有而鳳陽止二萬七千
兩廬州二萬兩淮揚二府各一萬兩係二
十七年沿海官兵役過之數支給幾盡兵
部不允明文係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方
到猶云以户部錢糧抵補户部不許動支
京庫錢糧明文係本年十二月二十日方
到猶云於彼中從長議處第江北地方素

號稠㪚多事之區庫藏在在空乏即有解京錢糧亦各有正項將何以議抵此六萬七千之數乎是以臣反覆思維計無所出無米求炊殊用熱中即坐解來年三萬三千兩此項亦須見徵不係已徵在庫錢糧即可動支行據揚州府揭開廬州府二十七年分充餉馬價二萬未曾解到淮南各營關支糧料那東補西聊應一時之急但春汛届期將何給發臣即藉此二萬未解

馬價作數解赴四川即揚庫兵餉不繼另行查處尚少八萬兩其勢不得不行借解以濟其急該臣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安文璧應朝卿議照頃緣播酋狂逞川貴急於徵兵兵部坐派江北馬價委宜奉行解助但一半係二十七年支給將盡一半又係明年見徵將何起解部限明年二月十五日解至軍前勢在然眉若不酌議借解未免臨期悞事合無於漕庫船料銀

内借動三萬兩運司鹽課内借動五萬兩
同見有廬州府二萬兩分作二運委官解
赴四川軍門交割接濟兵餉容臣等督催
二十八年分鳳陽府馬價銀二萬兩淮安
府馬價銀一萬兩解還漕庫船料項下又
鳳陽廬州二府馬價銀各二萬兩揚州府
馬價銀一萬兩徑解户部抵還運司鹽課
項下俱勒限三箇月内還完其二十七年
充餉馬價六萬七千兩内廬州府二萬兩
已解四川尚有四萬七千兩係官兵按月
關支已盡兵部徑作開銷庶緩急有濟不
致有違悞之愆矣伏乞
勑下户兵二部覆議上
請行臣等遵照施行緣係楚滇助餉勢難如期
懇乞
聖明下部別處以濟軍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承差涂麒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戶兵二部知道

回　奏詐騙鹽商疏

題為奸徒挾詐害商擾亂鹽政懇乞
聖明亟賜究處以警將來以肅法紀事據署揚
州海防兵備道事直隸揚州府知府楊洵
呈解審問過犯人傳國等招由內開傳國
年三十二歲直隸揚州府儀真縣民有御
馬監魯少監奏
命差往兩淮地方經理鹽務國與在官順天府
宛平縣民王嘉會投跟本監前來萬曆二

十七年正月内國與王嘉會秉見本監議
行存積淮鹽八萬引要滑詐財故違指稱
内外大小官員名頭誆騙財物計贓犯該
徒罪以上者不分首從發邊衛充軍事例
輙向今告在官蘓應雷詐說有官賣存積
引窩五千你可處銀與我替你打點領賣
比伊不知詐計遂處銀三十兩交與國等
詐收均分入己國見在官商人吳正演與
吳養晦為因別案訟事訐告本監拘審國

要詐財密令父傳蘭江即傳教向吳正演
誘說我有男在監常随你可處銀與我替
你打點方便伊將銀一百兩付傳敎過送
與國詐收入己國又與王嘉會向在官史
承恩說稱要留存積引窩二萬與國等轉
賣比恩回稱前引已經本監搭派淮南淮
北商人支掣未聽因詐未遂後見史承恩
不在官弟史承志奉文赴南京戶部關領
存積引目國與王嘉會指稱送官関引紙

張詐得伊銀十二兩四錢均分入已後蘇
應雷訪知國等夥詐不甘具狀前赴本監
告准蒙提國等一干人證究出前情將國
等具本奏奉
聖旨着拏送彼處撫按衙門問擬具奏隨蒙户
部移咨都察院備由咨劄巡撫鳳陽李都
御史巡鹽馬御史會同審勘俱蒙轉行揚
州海防兵備道案行本府楊知府行提國
等犯證卷詞到官嚴行究問前情明白具

招連人申解本道覆審無異議得傳國王
嘉會俱合依詐欺私以取財者計贓准竊
盗論免刺一百二十貫罪止傳國為首杖
一百徒三年王嘉會為傳國從杖九十徒
二年半傳教依說事過錢減二等律杖八
十徒二年傳國王嘉會照例免其徒杖定
發邊衛充軍終身審傳教稍有力納贖照
追傳國王嘉會俱充軍免紙傳教民紙銀
一錢二分五釐蘇應雷告紙銀二錢五分

傳教贖罪銀七两二錢傳國王嘉會詐分蘇應雷各銀十五两史承志各六两二錢傳國詐得吳正演銀一百两俱合入官追貯揚州府官庫照例糶穀支解取實收收管繳報等因具招連人呈解到臣據此接管卷查先准户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經理兩淮鹽務御馬監左少監魯保題前事奉

聖旨這奏内指稱挾詐商銀奸徒傳國王嘉會傳蘭江都着内官魯保拏送彼處撫按衙門嚴行問擬具奏不許容縱該部院知道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隨經劄行揚州海防兵備道究勘去後今據招解前來覆加研審無異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應朝卿看得犯人傳國王嘉會挾狐鼠之奸工魑魅之術假引窩而誆騙質證甚明指打點以詐欺賦私有據各擬遠戍夫復何辭傳教濟子作奸詐財説事擬以徒贖亦屬允

宜既經道府究明又該臣等會勘俱無異
詞相應依擬除將各犯發回監羈聽候外
今將問過招由理合會同具
奏伏乞
勅下部院覆議
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奉
旨會問人犯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
差涂麒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預報盜情并停礦稅疏

題為預報大盜糾衆倡亂見行相機擒捕以
安地方事臣奉
勑巡撫鳳陽兼海防提督軍務駐劄泰州即今
春汛届期方料理防禦事宜始可巡歷海
上閱視兵馬適於正月初十日據整飭淮
徐兵備副使郭光復揭報內稱近日山東
河南北直隸饑民𩜹食徐屬者絡繹相望
於道所在鄉村星布棊置即地方人等驅

逖以方有賑粥之令亦莫敢誰何來者愈衆見今百十成羣晝則藉乞化為搶奪夜則強竊並行雞犬不寧此輩烏合蟻聚之衆恐饑寒切身久之將釀成揭竿之變此其可為隱憂者一也又碭山豐沛之間接壤河南之永夏山東之魚濟等處彼中白蓮等教盛行奸人出沒莫可窮詰近風聞有永城人趙撫民綽號赶猪山東人孟化鯨綽號繼山浙江人趙天元改姓名陳古元者時往來豊碭徐州之間招集亡命布散流言倡謀於二月間欲發大難之端雖本道差人各處密訪尚未見有實迹憑據但道路諠傳大駭聽聞當此人心思亂之時恐未必無因此其可為隱憂者二也又權使心術莫測初詼本道駕馭調停似亦不甚干擾百姓但近為左右奸人播弄往往波及富民如徐州監生張之綱因為吳希顏挾讐投告內府其中書程守訓等大

行嚇詐比本道將吳希顔重懲枷號渠計不行遂將本生裝入吳宗尭事内仍併將山東各處富民十餘名具名跪中見令差官捉拏立見傾家遠近聞之無不股慄本道目擊歎息惟有短氣耳如此景象奈何地方不釀而為亂耶此其可為隱憂者三也以上事関地方重大除本道申嚴保甲驅逐流民整飭武備已為潛消默散之計仍偵訪的據另行馳報以圖設法擒拏渠

魁等因據此先該總理河臣於舊歳十二月初見淮隣境災傷流民趁食徐方者日衆而本處鹽税驛騷紛紛多事人心無聊不糾聚為盜則凍餓以死會同臣及巡按諸臣牌行淮徐鳳廬四府州動支倉穀春來委廉勤官委好義之人於往來衝路設廠煮粥聊度饑民生命至農事興起方止今據報趙撫民輩往來豊碭之間雖有聲聞未見實迹亦未可張大輕動即密劄該

行嚇詐比本道將吳希顏重懲枷號渠計不行遂將本生裝入吳宗堯事內仍併將山東各處冨民十餘名具名蹤中見今差官捉拏立見傾家遠近聞之無不股慄本道目擊歎息惟有短氣耳如此景象奈何地方不釀而為亂耶此其可為隱憂者三也以上事關地方重大除本道申嚴保甲驅逐流民整飭武備已為潛消默散之計仍偵訪的據另行馳報以圖設法擒拏渠

魁等因據此先該總理河臣於舊歲十二月初見淂隣境災傷流民趂食徐方者日衆而本處鹽稅驛騷紛紛多事人心無聊不料聚為盜則凍饑以死會同臣及巡按諸臣牌行淮徐鳳廬四府州動支倉穀舂米委廉勤官委好義之人於往來衝路設厰煮粥聊度饑民生命至農事興起方止今據報趙撫民輩往來豊碭之間雖有聲聞未見實迹亦未可張大輕動即容劄該

道極力調停多方安戢惟以收拾人心為第一義又令申飭文武將吏加意防禦分布淮徐各營兵馬懸賞鼓舞相機偵探如情形大露設計擒治如聲勢未大猖狂熾厥渠魁散厥黨與至如流來趁食饑民諭令各該有司善為撫恤即粟之不繼該道可便宜行事移粟接濟可止則止相機而行惟在得當去後本月十三日又據該道呈報碭山縣普安口接壤河南之永夏山東之單縣三面濱臨黃河近二省失收饑民趁食遂乘機嘯聚為非查得單縣人唐雲峰年四十餘歲赤面身長精通武藝勾引四外教師及說書賣藥筭命無賴之徒往來蕭碭之境不搶財惟演習武藝強向富民貸借銀米食用動稱小廝們到日一倍還十倍如不允從揚言殺害及偵探雖未有倡亂實迹而遠近不無驚疑已申嚴保甲以散其黨整飭武備以懾其心本道

密差兵快四外緝訪擒拏外合行呈報等因該臣看得唐雲峰雖係山東籍民而倡亂强貸乃切近蕭碭之間似不可以隔省踈縱漸不可長批行該道嚴行防禦以靖地方去後本月十五日又據該道揭報內稱本道探訪得首惡趙世龍號老天即趙赶猪是也係浙江人假稱閣老兄弟又說是江南人此惡年三十餘歲容貌異常文武皆通招集省直亡命之徒不止萬餘議

於二月初二日自豐縣起手雖尚未見有顯迹查其情形似真所據偵訪號令詞語及各名諱合行開報一號令二月二龍擡頭鎮守的衆將軍齊來到五鳳樓先占秦臺為根由選令李奎去徐州截糧運殺各侯那時節一統天下方顯你戒弟兄手段一亭臺集東方將孟化鯨號東王知竒門遁法寇良相號書師郭三省名下將有一百名一嶶口集北方將王尚忠今改名會

衙即王孟誨寄學秀才兄王尚志見在學
可審會衙稱機謀將軍于養正稱坐主劉
繼先名下將一百名一西方將李後川稱
莽張飛周學武稱周倉劉恩智稱搶命將
軍蔡桐號參謀一南方將丘三策大號丘
中軍俱五方之首其小將有五百名一城
裏關外王尚禮號享山宰乾稱屈朱王李
世能號先鋒李奎臺恩智改名可觀白相
術士王孔如稱元帥劉允武稱劉先主小

將有一百名以上逆黨情由初聞之猶恐
訛傳未敢輕報及本道節次查訪相同事
雖未行而謀實已著本道於正月十二日
密寂多差兵快乘其黨與未集之先分投
前去設法擒拏渠魁不致株連脅從以安
人心以消難端臨期另行呈報惟徐州官
兵五百請乞調發淮安大營官兵分布防
禦應援亦然眉捄急之計等因據此該臣
看得前項鄰境地方饑荒盜賊理勢必然

若糾衆干紀謀危

社稷恐未必盡真賊盜之聚也每起於微若禦之不早且釀成大變况今糧運盛行流移滿目道路洶洶俱以搶奪糧運為言臣又不敢過為張皇驚擾士庶假以巡歷為名已於正月十五日遣牌十七日起行閱視兵馬防護糧運先至徐州以示先聲以觀動靜又劄行該道務須權其輕重酌其緩急張兵威以遏其來示招撫以散其黨開以出首之門許以自新之路嚴行曉諭亟令歸首如係隣省之人聽所在官司給與執照俾得生還雖係真正盜賊有能改悔願求首正者亦准免前罪如果聲勢衆大恃惡不悛方嚴督官兵共行撲捕及令速行鄰境山東河南各該有司協力防禦擒治又計賊輩舉動如此黨與必多至如江洋之中鹽徒湖盜動以千萬計頓毫之間白蓮無為等教動以數萬計恐其窺伺釁

隙待時響應又劄行揚潁二兵備道大加譏察防備去後今照前因諮臣會同總理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安文璧應朝卿覆看得山東河南等處赤地千里死亡載道徐州豐碭之間率皆饑民就食而求城之趙撫民單縣之唐雲峰乃即乘隙遘會肆其猖狂造作謠言謀裝大難詳味偽號殊駭觀聽且徐淮一方實為南北咽喉極稱緊要之區自古奸雄必爭之地乃近年以來百倍凋疲加以鹽稅多故蜂蠆市廛魚肉閭里人人喪其樂生之心在在時起偕亡之歎時勢之殆日新月盛是以草澤亡命之徒敢為揭竿斬木之舉趙撫民輩皆係么麽無賴忽動邪謀咸生妄想無聊之衆遂爾依附幸賴

社稷之靈早得露泄即當擒服以正

典刑第就食饑民鋒屯螘聚不得不刼掠搶奪以救朝夕東奔西逐倐聚倐散即不旲兵

潢池而流毒地方待時時觀釁亦非細故 臣
等惟以奉宣
朝廷德意撫諭解散為主仍行移粟賑粥收
拾人心止捕首惡以明法紀散其脅從俾
令自新必不顯行殺戮致干
天和有負
皇上惠養黎元至意除候 臣 三才躬至徐州不
動聲色安示撫綏仰伏
天威擒拏首惡至日另行奏

閫外所據該道報到前項盜情係關地方大事
理合先行題
報仍乞
勑下兵部申飭山東河南北直各該督撫兵備
府州縣等官一體招撫饑民加意防禦施
行又惟
皇上特差内使采礦取稅原為裕
國理財一時權宜之計初不許其騷擾地方
殘傷百姓

聖德如天萬目共覩乃所遣之內使紛布四出
皇上未能一一必其賢也即
皇上必所遣之皆賢矣而內使隨從千百成羣
內使安能一一必其賢乎即內使之隨從
皆賢矣而隨從之衆更有隨從又不啻萬
萬計內使又安能一一必其皆賢乎此輩
近不慮
朝廷之憲典遠不慮萬世之罵名小不慮自
己之滅門大不慮

宗社之傾覆惟知有己何知有
國家惟知一己之溫飽何知萬姓之饑寒磨
牙鼓吻朝剝夕吸四海鼎沸而彼惟恐
明主之或聞天下瓦解而彼惟恐
明主之或見不曰地方安靜並無他事則曰彼
故張皇結黨
潰擾不曰小民易制何敢生亂則曰責備撫按
他自有處是以虐焰日熾民怨日深以故
不逞奸徒藉之為口實無聊饑民附之為

羽翼攘臂而奮者隨地皆然一呼而應者
動以萬數共起無將之心咸有侯王之想
蠢爾愚民何知何識前既惑於富貴之熏
心後又迫於饑寒之切骨彼且不有
皇上而又何有於撫按孰所謂水以載舟亦以
覆舟割肉充饑終於共斃也已懇乞
天語申飭礦稅各官嚴加查訪如有羣小生事
據實拏
奏猶存

典刑稍救赤子亦然眉之計也倘若天昭
聖德神啟
帝衷一還萬曆二十年前之美政盡蠲萬曆二
十年後之權宜
沛爲下
明詔與天下更始一切礦稅之使盡數撤回或
令地方各官如數徵解或念災疫孑遺
特從罷免此則
皇天

后土共鑒
帝治之罔愆
聖祖
神宗具歆
明德之無斁率土更生普天再造惟在我
皇上一默思之餘一轉移之間而已非臣下所
能知亦非臣下所能必者臣等不勝悚息
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涂麒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具題二月初
九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田樂等據揭題
請奉
聖旨且舊年災沴流行各省多罹饑饉朕常憂
念屢旨着有司多方賑恤嚴飭中外各官不
許生事擾民用彰愛育之意何今淮徐賊徒
輒敢肆為搆結倡亂惑民自干法紀有難輕
宥着該督撫官上緊設法緝拏有名首惡若

在各省流徒不常通行廣捕挨拏務在得獲毋令漏綱不許推諉縱奸遺害致啟釁端其餘脅從詿誤的一切勿問不許株連以害良善所在出榜曉示使百姓咸知朝廷德意安心生理還着河南山東保定各督撫巡按用心撫輯救濟以安災民仍加意防禦毋令地方有警責有所歸欽此